

大地的晚歌

泰戈尔 著

李鲜红 涂 帅 贾艳艳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地的晚歌

泰戈尔 著

李鲜红 涂 帅 贾艳艳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的晚歌 / (印) 泰戈尔 (Tagore,R.) 著 ; 李鲜红, 涂帅, 贾艳艳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9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青少年版)
ISBN 978-7-5399-5480-6

I. ①大… II. ①泰… ②李… ③涂… ④贾… III.
①散文集—印度—现代 IV. ①I3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7129 号

书 名	大地的晚歌
著 者	(印) 泰戈尔 (Tagore,R.)
译 者	李鲜红 涂 帅 贾艳艳
责 任 编 辑	孙金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1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480-6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	我的回忆	001
二	教育开始	003
三	里面与外面	006
四	仆役统治	016
五	师范学校	020
六	做诗	023
七	各种学问	025
八	我的第一次旅行	030
九	练习做诗	033
十	斯里干达先生	035
十一	我们的孟加拉文课结束了	038
十二	教授	040
十三	我的父亲	045
十四	和父亲一起旅行	052
十五	在喜马拉雅山上	062
十六	回家	068
十七	家庭学习	075
十八	我的家庭环境	080
十九	文字之交	086
二十	发表	092



二十一	巴努·辛迦	094
二十二	爱国主义	096
二十三	《婆罗蒂》	102
二十四	艾哈迈达巴德	106
二十五	英吉利	107
二十六	洛肯·帕立特	120
二十七	《破碎的心》	122
二十八	欧洲音乐	130
二十九	《瓦尔米基的天才》	132
三十	《晚歌集》	138
三十一	一篇论音乐的文章	141
三十二	河畔	145
三十三	再谈《晚歌集》	147
三十四	《晨歌集》	150
三十五	拉真德拉尔·密特拉	159
三十六	卡尔瓦尔	162
三十七	《自然的报复》	164
三十八	《画与歌》	166
三十九	一段中间时期	168
四十	班吉姆·钱德拉	170
四十一	废船	174
四十二	亲人死亡	176
四十三	雨季和秋季	180
四十四	升号与降号	183

一 我的回忆

我不知道是谁把画绘在记忆的本上；但无论他是谁，他所绘的是图画；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只是用他的画笔一五一十地把正发生的事描摹下来。他先经过理解再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它绘出来。他把很多大的东西画小了，也把很多小的东西画大了。他面无愧色地把幕前的东西放到幕后，或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面来。总而言之，他是在画画，而不是在书写历史。

如此，从生活的表面来看，种种事件过去了，也在人的内心里留下了一套图画。这二者相符合却不是同一件东西。

我们没有空闲去详查我们内心的画室。当中的一部分时常吸引我们的目光，但更大的一部分却总在无人看见的黑暗地带。为什么那永远忙碌的画者老在作画；他何时才能绘完；想在哪家画廊陈列他的画作——谁知道呢？

几年前，当我被问到有关我过去的生活时，我便有了去窥探这间画室的机会。我本以为在那里为我的传记选取一



些材料，我便能满意。后来我才发现，我一打开画室的门，生活的记忆不是生活的历史，而是一个不知名的画者的原创。散播四周的五颜六色，不是外界光线的反射，而是出自画者自己的，来自他心中情感的激情喷发。因此画布上的记录可不像法庭上的证据那般言之凿凿。

虽然从记忆的库存里收集准确的历史这一尝试可能毫无结果，但在回顾这些图画时却有一种魅力，一种令我着魔的魅力。

我们旅行的路途，我们憩息的路旁小亭，在我们正在行走时还不是图画——它们太必需了，太明显了。但在进入夜晚的旅舍之前，我们再回望我们在生命的清晨所走过的城市、田野、江河、山坡，那时，在逝去一天的光和影当中，它们就真的是一幅幅的图画了。这样，当我有这样的机会时，我就好好地回顾了一下，而且觉得我的注意力全被吸引住了。

我的兴趣被激起，难道只是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往事而引发的自然情感吗？当然这其中必定有些个人的情感，可这些图画本身也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在我的回忆录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永久留存的。但主题的好差不是写回忆录的唯一理由。一个人真实地体会到的事情，只要能使别人也能体会到，对于我们的同类来说也是重要的。在记忆中成型的画面如果能用文字写下来，它们在文学上也是配占一席之地的。

我的确是把我的记忆的画面当成文学材料来贡献的。倘若把它看成是一个自传，那会是一个错误。因为那样去看的话，这些回忆既无用处，也不完全。

二 教育开始

我们三个男孩子是在一起长大的。我的两个同伴^①都比我大两岁。他们师从老师学习时，我的教育也启蒙了。但至于那时我学了些啥，倒没在记忆中留下来。

我时常能记起的是“天上淅沥下雨，树叶婆娑摇曳”^②。在学习这样的词句前，我刚经过像 kara, khala 这样的双音练习的狂轰滥炸；我念着“天上淅沥下雨，树叶婆娑摇曳”，这对于我来说是“原始诗人”的第一首诗。直至今日，那些日子的欢乐图景还铭刻在我心上。我明白了，为什么韵律对于诗歌来讲是那么的必要。因为有了韵律，诗词似乎结束，但似乎又没有完结；倾诉结束，但它的回响犹在；心灵和耳朵互相不断玩着押韵的游戏。这样，我在自己生活的漫长日子里，在我的知觉中，一次次谛听到雨水淅沥声和树叶婆娑声。

我童年时还有一段插曲，在我心里记得很牢。

我们家有个记账的老先生，名叫卡拉什，他就像我们家的一员。他说话特别风趣，老是拿老老少少任何人打趣；新来的姑爷，新进的亲戚，都成为他特意嘲弄的对象。让人很

① 指的是哥哥绍门德拉纳特和外甥——大姐的儿子——绍多普罗沙德，即下文
中六哥和萨提亚。泰戈爾的母亲共有十五个儿女，管理着一个四世同堂、
人口上百的大家族。他排行十四，有六个哥哥，一个没活多久就夭折的弟
弟，因而可以说他是家中最小的。

② 孟加拉儿童初级读本里的韵文。



疑心他就是死了，幽默也不会离他而去。有一次，家里的大人正忙着通过扶乩与阴间通讯，乩笔板上有一回画出了“卡拉什”字样。人们就问他那边世界里生活怎样。“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他回答道，“你们不用花费什么就想得到我死后才知道的东西吗？”

这位卡拉什曾为逗乐我，对着我叽里呱啦地唱着他自己编的歪诗。诗中我是男主人公，热切地期待着女主人公的来临。我在听他唱时，注意力全部关注在诗中一幅光彩照人的绝代新娘的画面上：她坐在未来的新娘的宝座上，从头到脚都戴着宝饰，还有从未听说过的豪华的婚礼准备。这些让大一点的、聪明一点的人听了都会觉得晕头转向；但是使这孩子感动的、让美妙欢乐的画面在他的幻想中飞掠过的，还是那迅捷铿锵的尾韵和摇曳回荡的节奏。

这两段通过文字引起的欢乐，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此外，还有幼时的古诗：“雨点滴滴下，潮水涨河上。”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我学校生活的开端。有一天我看见我六哥和比我大一点的外甥萨提亚，两人启程去上学，把我丢在家里，因为我年龄不够。我还从未坐过马车，也未曾出过家门。因而当萨提亚他们回到家，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着上学路上遇到的惊险故事时，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呆在家里了。我们的家庭老师试图以一句睿智的忠告再加一记响亮的耳光来驱散我的幻想：“你现在哭着闹着要进学堂，将来恐怕你更要哭着闹着离开那呢！”对于这位老师的名字、相貌、脾性什么的，我已没有任何记忆了。但对于他那分量极重的忠告和分量更重的手掌的印象，现在仍然还未

消失。我这一生还从未听过比这更为真实的预言。

我的哭闹使我年龄不到就被送到东方学堂去了。至于在那儿学了些什么，我是毫无印象的。但学堂中的一种体罚方式深深地镂刻在我的心上：只要有不能背诵功课的小孩，都会被罚站在长凳上，两臂平展，掌面向上，上叠几块石块。关于这种体罚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引导小孩对事物有更好的认识，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心理学家去讨论。我就这样在极其年幼的时期开始了我的学校教育。

我最初接触文学是有其根源的，来自于仆人当中流行的一些书籍。其中最主要的是译成孟加拉语的查纳克耶^①的经文和克里狄瓦斯的《罗摩衍那》^②。

那一天读《罗摩衍那》的画面，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个阴天。我在靠大路的一个楼廊上玩耍。正玩着玩着，忽然，我忘了是什么原因了，萨提亚吓唬我道：“警察！警察！”我心中对于警察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但我能知道的是，一个犯了事的人一旦落入了警察的手里，那他必如一个可怜鬼不小心落入了鳄鱼的锯齿似的嘴巴里一样，掉下去就没有了。我实在想不出像我这样的无辜小孩如何才能

① 为古天竺哲士，辅佐粵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建立印度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统一王国——笈多王朝。西方学者多将其比为马基雅维里，实则查纳克耶不尚阴谋，而以王道自任，故东方学者誉之为“印度孔子”。其著作有《查纳克耶经》等行世，数千年来流传于五天竺，可谓家喻户晓，犹《论语》之于中国。

② 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两大史诗，在印度文学史上被称为最初的诗。作者传为蚁蛭，大约公元前三四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之间成书。全书是诗体，用梵文写成，主要写罗摩与妻子悉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逃脱那样无情的刑罚，一下子就逃窜到了里屋^①，后背发凉直抖，想着警察还在后面追来呢。我忙把这大祸临头的噩耗向我母亲吐露，但她似乎并不慌张。然而，料定再出去会不安全，我于是坐在母亲房间的门槛上，读着我母亲她姑妈的一本书面包裹有大理石纹纸面包书皮、书页已折角的《罗摩衍那》。四合的楼廊，天井似的内院，午后阴暗的微光洒落在院子里。我的姑奶发现我正为书中的一段悲惨情节哀哭时，过来把我的书给拿走了。

三 里面与外面

我幼年不知奢侈是什么。总体来说，那时的生活水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此外，我们家的孩子也不用过分照顾。事实是，照顾的过程对于监护人来说也许是偶尔为之的乐趣，可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纯粹是一件麻烦事。

我们要受仆人们的管教。为了不给他们自己添麻烦，他们几乎抑制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权利。但是免于娇生惯养的自由弥补了这种约束压制的不足。我们的心灵由于没受到持续的溺爱、纵容和漂亮衣着的诱惑，因而显得清澈明亮。

我们所吃的饭菜同珍馐佳肴沾不上边。我们所穿的衣服只会招来当今小孩的讥笑。在我们不满十岁时，不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让我们穿鞋袜。天冷的话，就在身上的布衣

^① 泰戈尔家族是个宗法联合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像个村庄。在府邸里，已经成婚的成员有自己单独的住所。男的住在外屋，女的住在里屋。

上顶多加上一件棉布外褂。那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吃穿是很差的。不错，当我们年迈的裁缝尼亚玛蒂有时忘了给我们的外衣上缝上口袋时，我们会提出抗议，因为那时还没有哪个小孩家里穷到连把衣服口袋装满的零花钱都没有的地步。由于老天爷慈悲的施与，富贵人家和穷苦人家的小孩其财富倒也相差不大。我们那时每人有一双拖鞋，但多半不会穿在脚上。而是把拖鞋踢到前面去，追上去再踢，这种习惯使得每一次拖鞋都受到重击，跟拖在脚上一样容易磨损。

我们家里的长辈无论在衣、食、住、行、谈话、娱乐还是其他方面，都与我们相距甚远。我们瞥见了他们的饮食起居，我们却触及不到。现在的大人们把自己放得过低，对小孩来说，他们太容易接近了，从而成了小孩各种欲求的目标。我们的东西可从来没有一件是能毫不费力就得到的。很多小得不值一提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很稀罕。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抱着这种奢望聊以自慰：待有一天我们长大了，就能够得到遥远的未来为我们储存的心爱的东西。这样，无论我们得到的是多么微小的东西，我们心里的快乐却是无以复加的；从果皮到果肉，我们从来舍不得扔掉一星半点。今天家境富裕的孩子所获得的食物，多半没有被消化而给糟蹋掉了；他们世界的大部分都在他们身上浪费掉了。

我们常在外屋东南角的仆人房里度过光阴。仆人中有个叫夏玛的，来自库尔纳地区，黝黑黑、胖乎乎的，留着卷发。他把我放在屋里一个他选好的地方，用粉笔在我站的



四周画了一个圆圈，然后一本正经地竖起指头警告我，说只要我一越过这个圆圈便会有灾祸临头。而这样的灾祸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我倒不是十分了解，但一阵巨大的恐惧还是紧攫住了我。我曾在《罗摩衍那》中读到，悉多因为走出了罗奇曼所画的圆圈而遭遇了可怕的灾难，因此我不敢怀疑眼前的这种可能性，只好一动不动地呆在那个地方。

在这屋子的窗台下有个水池，一道石头台阶直达水面；水池西头的院墙边有一棵参天榕树；南头还有一行椰子树。我在那个圆圈里转着，靠近窗台，透过拉下来的百叶窗，一整天像看画本似的不断凝望着下面水池四周的风景。从一大早开始，住在这附近的人就一个个地来水池沐浴了。我知道每个人在什么时候到来，也熟悉每个人独特的沐浴方式。有个人用手指头堵上耳朵，在水里泡上那么几下就走了。还有个人不敢整个身子下到水里，只把浸湿了的毛巾在头上拧几下便觉心满意足。再有个人小心地用两手飞快地划拨开水面上的脏物，而后在一阵突然而来的冲动之下，一头扎进水里。有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征兆地从台阶顶上一跳跳到水里。还有人缓缓地、从台阶上一步步走进水里，嘴里还念着晨经。有的人总是急匆匆地一洗完就回家。还有人一点儿也不赶，悠闲地洗着，洗完又好好地擦拭一番，把湿的浴衣换下穿上干净的，再仔细地整理着腰边的褶子，然后在外屋的花园里绕上几个弯，采上几朵花，这才慢悠悠地回家去，浑身洋溢着因干净清爽而带来的愉快。沐浴一直要到晌午才告完毕。之后沐浴场因没有任何人影而归于沉静。在水池里只有一些徐徐凫水的鸭子还在寻找水

蜗牛，或是整天不停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寂静覆盖水面后，我整个的注意力就被榕树下的影子吸引住了。有几条从空而来的树根沿着树身爬下来，在树的底座绕成一个盘根错节的黑圈。仿佛对于这片神秘的区域，宇宙的法令还没有找到入口；仿佛从古老世界的梦幻乐园里逃出了天兵的看守，徘徊着进入现代的光明当中。我在那里都看了些什么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我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关于榕树我后来写道：

交错盘杂的根从你枝身上悬垂下来，
噢，古老的榕树，
你像忏悔中的苦行僧一般日日夜夜伫立着，
你可曾记得那个孩子，
他的想像与你的阴影戏闹？

惜哉！那棵榕树已经不在，那面照着这位庄严的树大王的水镜也不复存在了！许多曾经在水池里斋戒沐浴过的人也一同随着榕树的影子模糊了。那个看着这一切的孩子也长大了，正在计算着那穿越这个错综复杂的事物的日夜之交替，而这错综复杂的事物便是他扔在四处后又把他包围起来的树根。

走出家门对于我们来讲是禁止的。事实上，我们甚至没有走遍全部屋子的自由。我们只好从栅栏里面往外窥视自然。有一件我们触及不到的、无限的东西，那叫“外面”，它的闪光、声音和香气，时常从栅栏的空隙里触摸我。它似乎



在栅栏外摆出许多想同我一起玩耍的姿态。可它是自由的，我是受束缚的——我们不可能相会。这种诱惑因而更加强烈。如今那道粉笔线是抹掉了，但那个禁圈仍然存在。远方的依然遥远，外面的依旧远离我；我回忆起我长大后写就的一首诗：

驯养的鸟儿在笼里，自由的鸟儿在树林，

机缘到了，他们相逢，此乃命中注定。

自由的鸟儿叫道：“哦，我的爱，让我们飞到林中去吧。”

笼中的鸟儿悄声道：“来吧，让我们都住在笼子里吧。”

自由的鸟儿道：“在栅栏里哪有展翅飞翔的空间呢？”

“可怜呐，”笼中的鸟儿叫道，“在天空中我不知道哪里栖止了。”

我家屋顶凉台的护墙比我的个头还高。当我长高了些，当仆人的管教松弛了些，当家里娶进一位新娘子时，作为她闲时的同伴，我得到了认可，可以有时在中午到凉台上来。这个时候全家都已吃完午餐；家务活也稍告一段落；里屋里便是一片午睡后的寂静；潮湿的浴衣搭在护墙上晒着；乌鸦在院角垃圾堆旁啄着残食；在这午休的寂静里，笼中的鸟儿就从护墙的空隙里，同自由的鸟儿喙对喙，亲密地交谈着！

我站立凝望着……我的目光首先落在内花园较远一边的一排椰子树上。穿过这些树可以看见“新积园”和它周围的棚房及水池，水池的边上就是送牛奶的女工塔拉的牛奶房；再远些，和树梢交错在一起的，就是各种形式、高低不同

的加尔各答的屋顶凉台，反射出中午阳光耀眼的白，一直延展到东方灰蓝色的地平线上。有几处远一些的房子，其屋顶通向凉台的楼梯，看上去犹如一只上指的手指头向人眨着眼色，暗示我里头的神秘。我犹如一个站在宫殿门外的乞丐，想像着有无数的珍宝藏密室里却无法得到，我无法说出这些陌生的房子里面充满着哪些游戏和自由。从充满灼热阳光的天空最深处，一只鸢鸟微细尖锐的叫声直达我的耳边；从与“新积园”相连的巷子里头，走出一个卖手镯的小贩，经过在午休中安静下来的房子，叫卖着“卖手镯啰，卖手镯啰……”我的整个身心便从劳作的世界中飞逸出去了。

父亲很少在家，他总在外头漫游^①。三楼上他的房门总是紧闭着。我常把手伸进百叶窗的缝隙，弄开门闩把他的房门打开，在屋里靠南的沙发上一动不动地横躺着，度过一下午。起初这屋子老是关闭着，然后人能偷偷地进去里面，这样就给人以很深的神秘意味；再有南面凉台的空旷，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泛着光影，不由让人心生白日梦。

这屋里还有另外一处吸引着我。自来水管的安装那时在加尔各答才刚刚开始，在它第一次的输送取得了令人欢欣喜悦的胜利后，它也毫不吝啬地覆盖到印度的各住宅区。在自来水管的黄金年代，水能一直流上三楼我父亲的屋里。打开淋浴的水龙头，就是不到洗澡的实际时间，我也尽情地洗着——与其说是为了舒服，倒不如说是想放任一下自己的

^① 作者的父亲是个虔诚的教徒，爱好出游，几乎每年春季或秋季都要离家到处旅行。



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喜悦和害怕被抓的恐惧在我心头交替着,使得来自市政府的淋浴水就像快乐的箭头一样射进我颤栗着的心里。

也许正是因为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才使得这种接触的快乐那么容易就能直达我的心里。当物质充裕时,心灵就怠惰了,把一切都交给物质,忘了对于一个成功的快乐筵席来说,内心的禀赋远比外在的装备来得重要。这是一个人在他孩童时能给他的最重要的人生经验。他占有的东西又小又少,但是他很快乐,无须更多的东西。而对于那些为众多玩具所累的不幸孩童来说,他们的游戏世界已经被毁掉了。

把我家的内花园叫做花园是有一点过了。它里面有一棵象椽树,两棵不同种类的李树,一行椰子树。园当中有石头铺就的圆坛,圆坛中有裂缝,已被各种各样的杂草所侵,这些草长在石缝里,如同插上了一面面胜利的旗帜。只有那些不愿因受忽略而死去的花草,继续毫无怨尤地各自开着长着,没有把任何的不满和毁谤倾倒给园丁。园子北角上有个打谷棚,碰到家里用得着时,内院的人们就偶尔在那聚会。这个农村生活最后的残余物已自甘失败,羞愧地、偷偷地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我依然觉得亚当的伊甸园也不见得会比我家的这座花园生色多少;他和他的乐园原来都同样是赤裸的,也不必用物质的东西来装饰。只是等到他尝了知识树上的果子,进而充分吸收之后,对于家具和装饰的外在需求才得以不断增长。我们的内花园就是我的乐园;对我来说它就够了。